



□江洋才让

萨尔研究学会”的字样。他是一个人来的。他把车停在扎忒桑布的家门口，也不搭理村里人的问候，急匆匆地进了扎忒桑布的们。扎忒桑布听到自家的门口响起了刹车声，便对正在整理格萨尔抄本的更嘎说，“齐勒老师来了。儿子，我们出门去迎吧。”齐勒拉着扎忒桑布进了门，他关上们问道：“怎么，你不是说笑吧？我听了你那天的话，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一夜未睡。路上开着车，一想到这事也是瞌睡全无，你、你、你，扎忒桑布你怎么了？”齐勒瞪着他的大眼睛，鼻尖都要戳到扎忒桑布的脸上。更嘎给他倒了碗热腾腾的奶茶。“齐勒老师，您是我们家的贵宾，先喝茶吃饭，然后再说事。”扎忒桑布示意儿子去煮肉。一切就得慢慢聊。

齐勒叹了口气，把挎包扔到床上，端起茶狠狠地喝了一口。

太累了，这一路，真的太累了。他摇了摇头，然后环顾起屋子里家具的布局。

变化不大，5年了，除了这些家具越来越旧，屋子的墙壁由原先的土黄刷成了白色以外，真的就看不出有什么变化。5年前，他来这里时，更嘎亲自把《甲钦鲜花宗》的抄本交到手里，当时齐勒真的激动了好一阵子。他看着厚厚的唐达纸长条抄本，感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。当时，扎忒桑布外出了。更嘎擅自做主把抄本交给了她。他说，“阿爸不会反对的。格萨尔王是老百姓的，能够出版那真是老百姓的福气呀。”齐勒拿着《甲钦鲜花宗》回到了省城，一看，真的被深深吸引了。他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一部书。这是个发现！往后的事情就不用多讲了。《甲钦鲜花宗》被民族出版社出版了。而更嘎一直忘记告诉扎忒桑布这事，直到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被他带到家里，扎忒桑布才知道出事了……羊肉煮好了，袅袅的热气开始缠绕着屋子里刚点亮的灯泡。齐勒吃了肉，喝了口奶茶，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《甲钦鲜花宗》被翻译成了汉文，已在前天上市了，而且，被列为《格萨尔王传》成果展览中的一本。”

扎忒桑布沉默了，他看了看更嘎。更嘎躲避着他的目光。

“5年了，这5年老师你真不知道，我是怎么自责的。”

扎忒桑布想到这里，泪水就盈满了眼眶。“我这是怎么了，我为什么，当时想到要自己写这么一本。”

扎忒桑布用左手连拍自己的脑门儿。齐勒擦了擦手，摆出一副聆听的样子。

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”扎忒桑布慢慢地讲述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和阿爸把深藏在山洞里的大铁箱取了出来，家传最珍贵的30部格萨尔抄本得以完好的保存，那真是侥幸。当然，没被藏起来的那些没有逃脱被毁灭的命运。阿爸也落了难，挨了批斗，一条腿还被打瘸了。可是，我和阿妈一直坚信他能活着回来。那是真的，他回来了。县里打算录用他去群艺馆工作，可是被阿爸拒绝了。我一个瘸子除了给国家增加负担，还能干什么？他对着墙壁发问，反弹回来的声音总是落进我的耳朵里。阿爸仍然不改对格萨尔说唱的热爱，哪里有艺人说唱，他就提着别人送他的小砖头录音机去哪里，录音、播放、倾听。有时把艺人请到家里来说唱，唱完整部，他的录音磁带便堆了一大堆。然后，他又听着录音机里的说唱，用竹笔把它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。那漂亮的乌末体书法，真是没的说。从小，说得夸张点，一生下来就受到这样的熏陶，我能不热爱格萨尔说唱吗？

就这样，我天天泡在格萨尔抄本堆里，不能自拔。神子推巴嘎瓦的英雄事迹，在我的头脑里闪来闪去。就在我25岁那年，也就是刚和更嘎的阿妈金安结婚的第三天，我突然有要写格萨尔王英雄事迹的念头。天哪，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管不顾了。尽管前辈教导过，人为篡改编造格萨尔王的故事是对神子的冒犯，可在那个时候，冲动的我已经不管不顾了，因为我太熟悉格萨尔史诗了。于是，我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，那故事那唱词简直就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，没有一点儿的磕磕绊绊，写得顺畅极了。用了5个月吧，大概用坏10支钢笔，《甲钦鲜花宗》终于写完了。我又花了4个月时间用竹笔把它抄在了长条唐达纸上。就这样，我把自己的“得意之作”藏了起来。阿爸阿妈直到去世也没有发现。本来想秘不示人，可没想到被我的儿子更嘎找到了。于是，就有了瞒着我交给你出版的这一桩。我说清楚了吗？

齐勒喝了口茶，说道：“你不觉得自己像是被神授了吗？”

扎忒桑布连连摇头，“不，不，我不是被神授了。我是看了那么多的格萨尔抄本，听了那么多的格萨尔说唱，有了自己也要造一部的

念头。神授艺人我见过，太神奇了。我一个同乡大字不识一个，10天失踪，3天去寺院治病，见面后他忽然开口说唱起了格萨尔史诗，而且会200多部。这真的是无法解释的现象。而我却像个造假的，怎么能和他们相提并论？罪过啊。”

扎忒桑布说着流下了眼泪。

他真后悔自己年轻时的冲动。当那钻石般的眼泪掉在地上时，他感到心里舒服多了。齐勒想起更嘎将长条抄本交到他手里时，在阳光下，他问过：“这唐达纸，怎么看着不旧？”

当时，更嘎是怎么回答的？对了，他回答：“日本可能是藏在铁箱里，被铁锈污染了。所以，阿爸重抄了一本。”

齐勒开始埋怨起自己，太粗心，不是搞学术研究的料。稍后，他又在心里替自己辩解：不，这不能怪我，只因《甲钦鲜花宗》写得太好了。

他又端起奶茶喝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老爷子呀，这件事你真的希望我公布于众，是吗？”

扎忒桑布点了点头：“那样，不管后果如何，我的良心就安了。”

更嘎听到这话，再次无奈地摇了摇头。齐勒说：“再等等吧，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就会公布。”可在这之前，你俩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”

扎忒桑布说：“别让我等久了，我可能会忍不住给报社打电话的。”

就这么一夜过去了。新的一天来临时，扎忒桑布想都没想到齐勒已决定离开。他背着他的挎包，连早饭都不打算吃。他说：“盛情领了，我得赶时间。老爷子别张罗了。”扎忒桑布跺了跺脚，说道：“不留你吃饭了，但你得等一会儿。”

不一会儿，扎忒桑布捧来用绸缎包裹的格萨尔手抄本交到了齐勒手里：“这是《格萨尔王传：蒙古马宗》，成果展览时用这部抄本吧！”扎忒桑布突然眼里又盈满了泪花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压在心里的石头眼看要落地，他真的有些情绪失控了。他拉着齐勒的手，连说了好几声：“拜托啦，拜托啦！”然后转身，齐勒在他的身后，发动越野车，离开村子。轮子激起的尘土，落在了扎忒桑布的袍子上。更嘎替他拍了拍土，说道：“阿爸，回家吧！”

扎忒桑布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一连几天，他都坐在自家的院门口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远方的地平线。那里能有什么？有的话，也就是在情绪里突兀的锯齿般的山峰。更嘎卖完虫草回来，看到扎忒桑布无着无落的样子，就扶起他往家里走。

他说：“阿爸，尽管你有和年龄不相称的好身板，可是也不能一天天地折磨自己。”

扎忒桑布不要他扶。他轻轻推开更嘎的手问道：“齐勒老师走了几天了？”更嘎掐指算了一下，“大概有两个月了。”“怎么连一点动静都没有？”扎忒桑布说。“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？”扎忒桑布又说。更嘎想了想取出手机，又把手机放回了裤兜。

“阿爸，没有那个必要，齐勒老师不是说，再等等吗？他肯定有他的道理。”

那一天，吃完饭，父子俩去了自家的青稞地。青稞的长势喜人啊，又快到收割的季节。可是，仍然得不到让他心安的消息。扎忒桑布听着风把麦穗吹得哗哗作响，好像那一粒粒饱满的颗粒要掉入自己的手心一样。还是风，把青稞那股子好闻的味道吹得到处都是。可是，扎忒桑布一点儿好心情都没有。他感到风把自己的头发吹得竖了起来。他又叹了口气，这个时候齐勒终于打来了电话。

手机里齐勒的声音一点喜气也没有。

他说：“老爷子，这么久了才给你打电话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

扎忒桑布回答：“齐勒老师呀，你让我久等啊！”

齐勒沉默片刻，慢慢地将事情的原委道来。真的没想到，疲劳驾驶让我在路上翻车了。扎忒桑布老爷子，不要担心，你的格萨尔抄本好好的，没有一点的损伤。当时，我被送到医院后，一醒来，就叫嚷着，“我的《蒙古马宗》，我的《蒙古马宗》！”还好，来看我的同事，把包裹完好地交到了我手里。它成了格萨尔成果展览的一个亮点。老爷子放心，到我亲自把它送回来。那几天，躺在病床上一直在想你给我说的那事。《甲钦鲜花宗》！哦，天哪！你不知道，这件事情一公布，那些专家会把我俩骂成什么样子，真的不敢想象。那一天，我一直在考虑，把你的《甲钦鲜花宗》从格萨尔成果展览中撤下来，我躺在病床上，断掉的肋骨一咳嗽就疼。唉，那天夜里我终于跟来看我的领导谈了。你猜也猜不出我用了什么理由。我说：“头儿，还是把《甲钦鲜花宗》给撤下来吧。扎忒桑布老爷子一再交代，家父几次托梦不让《甲钦鲜花宗》参加这次展览，所以他让我带来了《蒙古马宗》，你看，我还是尊重他本人的意见。”领导沉吟了良久，用惯有的瓮声瓮气的声音说道：“好奇怪的理由，只是，出版社那边是什么意见就不知道了。”没几天，出版社的老总的同学桑吉来看我了。他提着花篮、水果篮，坐在我的病床前问寒问暖。“老弟呀，以后可不能再开快车了，你知不知道十次车祸九次快？”他给我垫高枕头，抓着我的手又叙起旧来，讲得我真的有点感动了。唉，老爷子呀，就这样他天天来看我，让我怪过意不去的。有一天，他问起我为什么要把《甲钦鲜花宗》给撤下来，这么好的宣传机会，怎么不给出版社一点面子。我只好用对付领导的那一套搪塞，只是，他不相信。他一再追问。我终于向他透露了实情。那个时候，病房里突然安静了。那是从未有过的安静。桑吉过了好久才说：“我不相信，是不是他在欺世盗名？”

我说：“挨骂的名有什么好盗的，他只求内心的安宁！”

桑吉说：“你不觉得《甲钦鲜花宗》很精

彩吗？”我说：“正因为如此我才犯了这样的大错！”

桑吉说：“你不觉得他怎么可能会造得这么好！”

我说：“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可他千真万确这么干了，你说该如何解释？”

桑吉说：“让我再好好想想，唉，真是一头雾水！”

就这样，这件事一直就拖了下来。可是几天前，桑吉突然来找我。我在我家里休息。他的眼里闪着异样的光，看得我极不自在。他说：“嗨，老弟，你说的那事，我可要找报社公开报道了。你觉得可以不可以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不知该怎么说才好。他在我的家里走来走去，声音在飘荡：“给扎忒桑布老爷子打个电话，就说省城《都市报》的记者来采访他，实话实说，内心才能得以解脱，就这些。老弟打吧！”齐勒说到这里，突然沉默了。手机耳孔里电流的丝丝声，好像要把这个世界衬托得无比寂静。但是，齐勒一点也没有料到扎忒桑布的反应是那么的平静。更嘎的手机在他的手里发烫。他平静地说道：“好吧，让他来吧！我会实话实说的。”扎忒桑布把手机交给更嘎。更嘎关掉手机。齐勒摇了摇头，把手机扔在了沙发上。

过了三天，一个小个子记者终于来了。扎忒桑布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年轻的记者落座后，扎忒桑布嘱咐更嘎给他倒茶。可是，他根本就不喝。他问的问题，都是自己向齐勒老师讲过的。所以就相当于把先前的话复述了一遍。临走时，记者给扎忒桑布拍了张照。闪光灯闪得扎忒桑布的眼睛眯了好一会儿。扎忒桑布不知道他会在《都市报》上酝酿怎样的一场风暴。这场风暴的背后，10万册《甲钦鲜花宗》汉译版，已整装待发。适当的时候，消息也会跟着出笼，引发读者的好奇，以便畅销一番。那么，挣了钱是不是应该给扎忒桑布一些？没有，之前的合同，更嘎委托齐勒签的，就定得没有一分钱可给。出版社能为抢救格萨尔史诗作贡献，已经不错了。把合同设计的条条对己有利，那是出版社的专长。藏文版也印了些，看着销吧。这是桑吉对自己的女助理所说的。

消息终于发出来了，引起的波动不小。桑吉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出版社狂赚了一把。

他见好就收，没有加印。

盗版紧接着出来了。

很多人痛骂《甲钦鲜花宗》是格萨尔伪作，应该禁售！

也有人记，这根本就不扎忒桑布能写出来的，怎么可能？

那么，《甲钦鲜花宗》是从哪儿来的？

早上，扎忒桑布一起床，又看到自家的门前来了好多记者。

“儿子，你不能让人家就这么等着呀，让他们进来吧！”

“可是阿爸，齐勒老师打电话来说了，不要在这些人的跟前再说什么了，他们会乱写的！”

“怕什么呀，是咱这么做了，还怕别人说呀！”

扎忒桑布开始让儿子逐个地把这些人请进来，他们问什么，他回答什么，有的人问得很难听，扎忒桑布强忍住，不生气。这是他应该承受的，这就叫报应。如果这样的结果能叫内心得到安宁，那总比一辈子背着块石头过要好。这样一想，他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。可是，反反复复地总谈这个问题。扎忒桑布感到很厌倦。何况，他们总想挖出新问题。他们绞尽脑汁，希望扎忒桑布能够交代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。这样，才有卖点。“可是，真的不是你们所猜想的那样。我能说的都说了。我忏悔。真的，是我错了，请原谅我吧！”没有哪个记者会考虑他的情绪。有一天，居然还来了个金发碧眼的。“他们能放得过去吗？阿爸，齐勒老师说，他们连他都放不过。更何况你！”扎忒桑布听到这里，喝了口酥油茶，说道，“该说的都说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见他们了！”

扎忒桑布突然失踪了。

记者们大老远来一趟，不能空手而归，他们开始采访村里人。



村里人都说扎忒桑布是个好人，是个热爱格萨尔说唱的大好人。他可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东西。一个堂堂正正的格萨尔抄本世家的后人，满脑子装的都是《格萨尔王传》，而且整理誊抄了那么多部，即使年轻时犯了那么个错误，也不至于要把人家往家里逼。这不，人失踪了。一个老人家，他能去哪里？是啊，扎忒桑布能去哪里？这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扣。更嘎找遍了他认为阿爸能去的所有地方，可是了无踪迹。但是，有一点是值得放心的。扎忒桑布离开时牵走了家里的一只公山羊，三只母山羊。后来，收割青稞时，更嘎又发现了一口小铝锅、一个小茶壶、茶叶、火柴，以及一大皮口袋的糌粑，还有他自己的碗。哈，看来阿爸是想一个人躲在哪里过日子了。更嘎想到这儿，心里头的担心越来越少了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。更嘎开始明白，扎忒桑布时不时会在深夜回家取东西。他看到家里的东西在不断“丢失”：防寒的羊毛皮袄，更嘎确信，扎忒桑布很可能是把它用来晚上盖。更嘎买回太阳能，把电池板和蓄电池一道放在屋外的井台旁。然后，躺在床上听阿爸回来的动静，可是，扎忒桑布总是在他睡着后才出现。每次拿走东西，扎忒桑布都要在自家的灰堆上踏一脚，留一个脚印。

“阿爸，你真的好让我伤心。尽管我知道你过得很安静，心里的石头也落地了。可是，山上风那么大，儿子我又不能陪在你身边，你可要自己当心了。我是个不孝子，只能给你找麻烦。让你跑到隐秘的群山里，受尽了委屈。”

更嘎又开始数落自己的不是。这时齐勒的电话打来了。他的声音虽说没有以前那么喜气洋洋，可也不是悲悲切切的。更嘎听到他的语调很镇定，镇定的有点过头。但那种镇定里默默流动的是关切，更嘎可以感受得到。

“更嘎，你阿爸回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更嘎的回答有点生硬。

“你们家来的格萨尔抄本到时由我亲自送回来。”

更嘎没来得及回答。

“那些记者还来吗？”

“偶尔会有一两个，但都是无功而返！”

齐勒停顿了一下，“早晚有一天你阿爸会回来的。”

是啊，早晚有一天！但那一天，到底会在什么时候降临，谁也不准。

齐勒又说：“更嘎呀，我要离开格协了，早上我已递交了辞职信。辞职后，我打算按照个人的意愿到处走走，去最底层的民间感受格萨尔王说唱的魅力。哎哟呀，到时说不定还能找到你阿爸！”齐勒说完使劲地吸了吸鼻子。

扎忒桑布慢慢地睡着了。这时候，他梦见了格萨尔王。他想站起身子，可是，格萨尔王把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轻声说道：“扎忒桑布，你坐着别动！”扎忒桑布使劲地点了点头，他泪流满面，声音哽咽：“我的雄狮大王，终于来了！”格萨尔王面带微笑，他的双手异常的温暖，使扎忒桑布感到双肩热乎乎的。“哎呀，我，玛桑格萨尔洛布占堆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！”扎忒桑布用手背擦着自己的眼泪，像个需要大人安慰的小孩再次哭出声来。“不要哭了，你没有错，你宣扬了格萨尔精神，有错吗？”格萨尔王的声音异常洪亮，“一旦一些人的心里住进了阿克瓦通，那他们的双眼也就会被偏见给蒙蔽了。他们不懂你，我懂！但不要恨他们！”说完，格萨尔王用手摸了摸扎忒桑布的头，一股暖流似乎从头顶注入到他的心房。“在这儿住下来，该回去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来你的梦里告诉你。”话音还没落，格萨尔大王已走了。扎忒桑布睁开眼睛，太阳已在栖身的岩洞口铺上了金黄的地毯。太阳能电池板开始把太阳光反射回山间雪豹的眼睛。扎忒桑布掀开皮袍冲了出去，他像一头雪豹一样吸吮着夹带着草香的空气。突然，群山间回荡起他高亢的叫喊：“格萨尔王加罗！”

题字：徐忠志
江洋才让 藏族，1970年生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康巴方式》《灰飞》，短篇小说《炽热的马鞍》《风事墟村》等。曾获青海省文学艺术政府奖、首届青海湖文学奖等。